

齊民要術
附雜說

一



齊民要術

附雜
說

一

賈思勰
撰

中華
書
局

叢書集成初編所選秘冊彙函津逮
秘書學津討原及漸西村舍叢刊皆
收有此書秘冊本有脫文津逮學津
與秘冊同漸西據宋本校勘後出轉
精故據以排印並附秘冊所載王廷
相沈士龍胡震亨序跋三篇及學津
本所載提要於後

校刊齊民要術敘

不佞既恭輯刊殿本農桑輯要。以勸本務。又請於大府重調欽定授時通考。及農政全書。繼又謀刻此冊。適故都轉涇縣洪公。家有亡友鑑恭甫借宋本精校之本。爲之狂喜。卽延請洪幼勤鑑謙甫兩君校訂上版。并用津逮學津二本互校。幼勤洪公之哲嗣。謙甫則恭甫之介弟也。刻既藏。謹敘其緣起曰。農家者流。出於古農稷之官。食者民之天。木飢金穰。物土之宜。聖王重之。孔子發不如稼圃之歎。孟子詘九重並耕之說。特有爲言之耳。李中孚不云乎。士求志行義。一介不取。兼以農圃治生自給者。上也。伊尹葛公是已。不能躬稼。求弦歌以爲三徑之資者。次也。揚子雲所舉祿隱者是已。而本書乃稱治生之道。不仕則農。陳義不已。庠乎。第是書爲農家之最古者。起自耕農。終於醯醢。資生之樂。靡不畢具。籌民生本計者。有取乎爾。夫士欲自立。必資農務。國欲自立。捨重農貴粟安歸乎。任氏窖粟以興漢。棗祗屯田以資魏。葛侯務農殖穀以強蜀。張全義課佳繭佳麥以富洛陽。本富爲上。末富次之。斯之謂矣。予嘗與西士某論事。某語予曰。將來地球兼并局成。可存三大國爾。俄美中國是已。予叩其說曰。此易曉耳。俄拓曠土。務墾種。以盡地。

利。美最重農。出種植之事。中國以男耕女桑爲本。閭閻足以自守。故其本可強。餘國皆重商。倚海爲衣食。乃末務。非本務也。故難以持久。予無以難之。明徐文定兼採太西水法製龍尾。恒升二車式。道光中。吳大旱。有獻其法於巡撫林文忠。試之效。今西人最重植物學。賈高平所述多古法。往往先西士言之矣。故亟刊行此書。以爲兼管內勸農之職者勸。予旣嘉洪鑑兩君能世其家學。而竊以勸農桑。課樹畜。強本以節用。家給人足。爲王政之本。先務之急也。於是乎書。光緒二十二年丙申長夏。桐廬袁昶識。

校刊齊民要術商例

此書今據校止四本。一爲明本。似卽黃義圃邵蕙西所稱嘉靖湖湘本也。一爲津逮本。一爲學津討原本。討原出於津逮。止據農桑輯要改字數十處。而此兩本行款不盡與明本同。討原本移動尤多。恐非以明本爲祖本也。一爲過錄宋本。止及卷七之半。遠出明本之上。微論津逮各本矣。朱崇繹云。宋本雖殘缺不完。然所佚是酒食外國花木之類。而農桑樹藝之文。皆完全。劇可寶貴是也。

初意此次刊刻全用宋本。卷七以後則用明本。取其先於津逮討原耳。昨承鈞議。謂宋本既非全書。又益以明本。雜糅無條緒。此議極是。朱述之丈寫宋本贈勞氏。標書之簡端。云校宋本。今檢其中亦參取他本改正。不盡依宋本者。其例可援照。今擬合諸本。又旁取他書定其從違。俾宋本既留存。而諸本之誤並正。請酌定校改之例。顯然奪誤有依據者。改補之。義可兩通。則從宋本。而於校記列它本之異。吾氏校本於農桑輯要之異文全寫入。其意欲全據改。今校以宋本。有不與輯要合者。此類或是編輯要者所加。或宋本又自非一。擬就宋本與輯要合者從之。可正宋本誤者亦從之。外此加添之文。

其例爲刺取引用往
往加字換文以自便。

多出

之音切。

音切有移動者。以本見此條而引爲它條。則移引亦有添出者。

皆列入校記。至農書

據朱校。

農政全書

今校。

尤多改換。有意出便俗者。亦有妄

改者。今擬止據校誤字而不據以添字。卽存校記中之異同。亦嚴於要術

農書斥要術爲迂疏。則其援引之疏略。可知。農政全書所引多異于宋本。則必

非用善本。請酌定。

校改以諸本爲先。羣書爲後。羣書之中。今本未必爲賈氏所見之本。故校改尤宜慎。大約改誤而

不輕加字。庶有限節。請酌定。

吾氏於羣書校勘頗詳。有反覆推勘而與宋本合者。校記內當采之。

音切之例。宋本皆在本字之下。注中亦爲夾注。明本尙未失典型。津逮討原閒加本字於紐之上。又或彙

於注尾亞一格。皆非也。今擬一依宋本。卽後三卷亦照前七卷之式移正。以歸一律。請酌定。

此書款式宋本十行。每行十七字。

見過錄本首頁也。

明本亦同。黃堯圃謂湖湘本十行十七字。與宋本偶合也。今

擬亦用十行十七字。以略存宋本面目。以異於津逮討原諸本。請酌定。

邵憲西云。元本每頁二十行。行大字十八字。津逮本亦每行十八字。而每頁則十八

行。似非用元本。今能得一元本。必有大勝明本者。恐難遇。

首卷第一頁周書云。提要謂當作夾注。宋本正作夾注。此定當從者。惟推其義例。凡條中改引一書則提行。宋本提行處較多。而亦有應提行不提行者。又其注例本不能畫一。如卷四種杏條。神仙傳曰爲大字。而引傳文爲小字。又卷九以食經曰樂安令徐肅藏瓜法十一字爲題。而提行書取越瓜云云。古書少見此體例。此類無所據。不敢移正。若定一例使整齊。則又近段氏之勇改說文矣。請酌定。

多空格。意在省紙。必非古式。而食經諸條。則以題連入正文。覺整齊可觀。然其式似無所據。

討原本于換引書多空。又牛馬諸條

宋本異同全于校記標出。則太繁。擬卷七以上。凡改宋本者。乃云宋本某誤某。依某本某書改。津逮諸本自在天壤。讀者核之自明。此稍改校記繁重之弊。再請酌定。

右先兄恭甫斟校齊民要術條例八則。與洪丈琴西商榷者也。光緒初年。先兄館於金陵。司冶城書局。分校時。洪丈提調局務。斟校古籍。以齊民要術一書。世鮮傳本。爰搜取前明舊刻。及單行校錄各本。屬爲參校。先兄哀集諸說。詳其異同。考其訛誤。釐列義例。以待折衷。洪丈擬刊刻未果。先兄與洪丈相繼歸道山。藁存洪丈家。哲嗣幼琴居蕪湖。前歲桐廬袁公爽秋。以曹郎出備兵皖南。蒞政三年。修舉廢墜。飭吏事以文雅。去歲曾有農桑輯要之刻。今歲富館於幼琴家。因謁觀察談

次觀察念先兄爲道義交著書滿家未付梨棗是書亦先兄心力所萃之編爰與幼琴借錄付刊以廣流傳取歙縣汪君仲伊抄錄之帙以備參校屬富以校字富維此書舊校異同錯列旁行斜上有同志表合觀商例各條本係薈萃各本擇善而從今茲校刊亦仍守商例中改誤而不輕加字之例因與觀察商酌大旨義可兩通則不輕改誤有可證酌量而改誤文難考仍貫不改不知蓋闕以昭慎重行款格式多仍其舊蓋參酌於商例而用之因商例亦未定之體例也刻既竣因卽以先兄所著商例八則附刊於後以誌是刻之緣起云光緒二十二年四月儀徵劉富曾謹識

齊民要術序

史記曰齊人無蓋藏如淳注曰齊無貴賤故謂之齊人者古今言平人也

蓋神農爲耒耜以利天下堯命四子敬授民時舜命后稷食爲政首禹制土田萬國作乂殷周之盛詩書所述要在安民富而教之管子曰一農不耕民有饑者一女不織民有寒者倉廩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爲夫子傳曰人生在勤勤則不匱古語曰力能勝貧謹能勝禍蓋言勤力可以不貧謹身可以避飢故李悝爲魏文侯作盡地利之教國以富彊秦孝公用商君急耕戰之賞傾奪鄰國而雄諸侯淮南子曰聖人不恥身之賤也愧道之不行也不憂命之長短而憂百姓之窮是故禹爲治水以身解於陽旰之河湯由苦旱以身禱於桑林之祭神農憔悴堯瘦臞舜黎黑禹胼胝由此觀之則聖人之憂勞百姓亦甚矣故自天子以下至於庶人四肢不勤思慮不用而事治求贍者未之聞也故田者不彊困倉不盈將相不彊功烈不成仲長子曰天爲之時而我不農穀亦不可得而取之青春至焉時雨降焉始之耕田終之簠簋惰者釜之勤者鍾之時及不爲而尙得食也哉譙子曰朝發而夕異宿勤則榮盈傾筐且苟有羽毛不織不衣不能茹草飲水不耕不食安可以不自力

哉。晁錯曰：聖王在上，而民不凍不饑者，非能耕而食之，織而衣之，爲開其資財之道也。夫寒之於衣，不待輕煖，饑之於食，不待甘旨。饑寒至身，不顧廉恥。一日不再食，則饑；終歲不製衣，則寒。夫腹饑不得食，體寒不得衣，慈母不能保其子，君亦安得以有民？夫珠玉金銀，饑不可食，寒不可衣。粟米布帛，一日不得而饑寒至，是故明君貴五穀而賤金玉。劉陶曰：民可百年無貨，不可一朝有饑。故食爲至急。陳思王曰：寒者不貪尺玉，而思裋褐；饑者不願千金，而美一食。千金尺玉至貴，而不若一食裋褐之惡者。物時有所急也。誠哉言乎！神農倉頡，聖人者也。其於事也，有所不能矣。故趙過始爲牛耕，實勝耒耜之利。蔡倫立意造紙，豈方纁牘之煩？且耿壽昌之常平倉，桑弘羊之均輸法，益國利民，不朽之術也。諺曰：智如禹湯，不如常耕。是以樊遲請學稼。孔子答曰：吾不如老農。然則聖賢之智，猶有所未達，而況於凡庸者乎？猗頓，魯窮士，聞陶朱公富，問術焉。告之曰：欲速富，畜五牴，乃畜牛羊。子息萬計。九真廬江不知牛耕，每致困乏。任延，王景乃令鑄作田器，教之墾闢，歲歲開廣。百姓充給。皇甫隆爲燉煌，燉煌俗不曉作耨犂，及種人牛功力旣費，而收穀更少。隆乃教作耨犂，所省傭力過半，得穀加五。又燉煌俗婦女作裙，襪縮如羊腸，用布一疋。隆又禁改之，所省復不貲。茨充爲桂陽令，俗不種桑，無蠶織絲麻之利，類皆以麻。

泉頭貯衣。民情窳

羊主切。

少簞履。足多剖裂血出。盛冬皆然。火燎炙。充教民益種桑柘。養蠶。織履。復令種

苧麻。數年之間。大賴其利。衣履溫煖。今江南知桑蠶織履。皆充之教也。五原土宜麻枲。而俗不知織績。民冬月無衣。積細草臥其中。見吏則衣草而出。崔寔爲作紡績織紉之具。以教民。得以免寒苦。安在不教乎。黃霸爲潁川。使郵亭鄉官皆畜雞豚。以贍鰥寡貧窮者。及務耕桑。節用殖財。種樹。鰥寡孤獨有死。無以葬者。鄉部書言。霸具爲區處。某所大木可以爲棺。某亭豚子可以爲祭。吏往皆如言。龔遂爲渤海。勸民務農桑。令口種一株榆。百本薤。五十本蔥。一畦韭。家二母雞。五母雞。民有帶持刀劍者。使賣劍買牛。賣刀買犢。曰。何如帶牛佩犢。春夏不得不趣田畝。秋冬課收斂。益蓄果實菱芡。吏民皆富實。召信臣爲南陽。好爲民興利。務在富之。躬勸耕農。出入阡陌。止舍離鄉亭。稀有安居。時行視郡中水泉。開通溝瀆。起水門提閘。凡數十處。以廣溉灌。民得其利。畜積有餘。禁止嫁娶送終奢靡。務出於儉約。郡中莫不耕稼力田。吏民親愛。信臣號曰召父。童叟爲不其令。率民養一豬。雌雄四頭。以供祭祀。死贖棺木。顏裴爲京兆。乃令整阡陌。樹桑果。又課以閑月取材。使得轉相告戒。教匠作車。又課民無牛者令畜豬。投貴時賣以買牛。始者民以爲煩。一二年間。家有丁車大牛。整頓豐足。王丹家累千金。好施與。周人之急。每

歲時農收後。察其強力收多者。輒歷載酒肴從而勞之。便於田頭樹下飲食勸勉之。因留其餘肴而去。其惰嫗者。獨不見勞。各自恥不能致丹。其後無不力田者。聚落以致殷富。杜畿爲河東。課勸耕桑。課民畜牝牛草馬。下逮雞豚。皆有章程。家家豐實。此等豈好爲煩擾而輕費損哉。蓋以庸人之性。率之則自力。縱之則惰窳耳。故仲長子曰。叢林之下。爲倉庾之坻。魚鱉之堀。爲耕稼之場者。此君長所用心也。是以太公封而斥鹵播嘉穀。鄭白成而關中無饑年。蓋食魚鱉而藪澤之形可見。觀草木而肥瘠之勢可知。又曰。稼穡不修。桑果不茂。畜產不肥。鞭之可也。施落不完。垣墻不牢。掃除不淨。笞之可也。此督課之方也。且天子親耕。皇后親蠶。況夫田父而懷窳惰乎。李衡於武陵龍陽汎州上作宅。種柑橘千樹。臨卒。敕兒曰。吾州里有千頭木奴。不責汝衣食。歲上一疋絹。亦可足用矣。吳末柑橘成。歲得絹數千疋。恒稱太史公所謂江陵千樹橘與千戶侯等者也。樊重欲作器物。先種梓漆。時人嗤之。然積以歲月。皆得其用。向之笑者。咸求假焉。此種殖之不可已已也。諺曰。一年之計。莫如種穀。十年之計。莫如樹木。此之謂也。書曰。稼穡之艱難。孝經曰。用天之道。因地之利。謹身節用。以養父母。論語曰。百姓不足。君孰與足。漢文帝曰。朕爲天下守財矣。安敢妄用哉。孔子曰。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然則家猶國。國猶家。是以家貧

思良妻國亂思良相其義一也。夫財貨之生既艱難矣。用之又無節。凡人之性好懶惰矣。率之又不得。加以政令失所。水旱爲災。一穀不登。黻腐相繼。古今同患。所不能止也。嗟乎。且饑者有過甚之願。渴者有兼量之情。既飽而後輕食。既煖而後輕衣。或由年穀豐穰。而忽於畜積。或由布帛優贍。而輕於施與。窮窘之來。所由有漸。故管子曰。桀有天下而用不足。湯有七十二里而用有餘。天非獨爲湯雨菽粟也。蓋言用之以節。仲長子曰。鮑魚之肆。不自以氣爲臭。四夷之人。不自以食爲異。生習使之然也。居積習之中。見生然之事。夫孰自知非者也。斯何異蓼中之蟲。而不知藍之甘乎。今采摭經傳。爰及歌謠。詢之老成。驗之行事。起自耕農。終於醢醢。資生之業。靡不畢書。號曰齊民要術。凡九十二篇。分爲十卷。卷首皆有目錄。於文雖煩。尋覽差易。其有五穀果蓏。非中國所殖者。存其名目而已。種植之法。蓋無聞焉。捨本逐末。賢哲所非。日富歲貧。饑寒之漸。故商賈之事。闕而不錄。花草之流。可以悅目。徒有春花而無秋實。匹諸浮僞。蓋不足存。鄙意曉示家童。未敢聞之有識。故丁寧周至。言提其耳。每事指斥。不尙浮辭。覽者無或嗤焉。賈思勰序。

雜說

夫治生之道。不仕則農。若昧於田疇。則多匱乏。只如稼穡之利。雖未逮於老農。規畫之間。竊自同於后稷。所爲之術。條例後行。

凡人家營田。須量己力。寧可少好。不可多惡。假如一具牛總營得小畝三頃。據齊地大畝一頃三十五畝也。每年一易。必須頻種。其雜田地。卽是來年穀資。欲善其事。先利其器。悅以使人。人忘其勞。且須調習器械。務令快利。秣飼牛畜。常須肥健。撫恤其人。常遣歡悅。觀其地勢。乾溼得所。凡秋收了。先耕蕎麥地。次耕餘地。務遣深細。不得趁多。看乾溼隨時。蓋磨著切。見世人耕了。仰著土塊。竝待孟春。蓋苦冬乏冰雪。連夏亢陽。徒道秋耕不堪下種。無問耕得多少。皆須旋蓋磨如法。如一牛兩箇月。秋耕計得小畝三頃。經冬加料餵。至十二月內。卽須排比農具使足。一入正月初。未開陽氣上。卽更蓋所耕得地一徧。凡田地中有良有薄者。卽須加糞糞之。其踏糞法。凡人家秋收後。治糧場上。所有穰穀穢等。並須收貯壹處。每日布牛腳下三寸厚。每平旦收聚堆積之。還依前布之。經宿卽堆聚。計經冬一具牛踏成三十

車糞至十二月正月之間。卽載糞糞地。計小畝畝別用五車。計糞得六畝。勻攤耕蓋。著未須轉起。自地亢後。但所耕地隨向蓋之。待一段總轉了。卽橫蓋一徧。計正月二月兩箇月又轉一徧。然後看地。宜納粟先種黑地微帶下地。卽種糙種。然後種高壤白地。其白地候寒食後榆莢盛時納種。以次種大豆油麻等田。然後轉所糞得地耕五六徧。每耕一徧。蓋兩徧。最後蓋三徧。還縱橫蓋之。候昏房心中。下黍種。無穀小畝一升下子。則稀穰得所。候黍粟苗未與壠齊。卽鋤一徧。黍經五日。更報鋤第二徧。候未蠶老畢。報鋤第三徧。如無力卽止。如有餘力。秀後更鋤第四徧。麻油大豆並鋤兩徧止。亦不厭旱。鋤穀第一徧。耕科定。每科只留二三莖。更不得留多。每科相去一赤。兩壟頭空。務欲深細。第一徧鋤未可全深。第二徧唯深是求。第三徧較淺於第二徧。第四徧又淺於第三徧。

凡蕎麥五月耕。經卅五日。草爛得轉并種。耕三徧。立秋前後皆十日內種之。假如耕地三徧。卽三重著子。下兩重子黑。上一重子白。皆有白汁滿似如濃。卽須收刈之。但對梢相答鋪之。其白者日漸盡變爲黑。如此乃爲得所。若待上頭總黑。半已下黑子盡落矣。其所糞種黍地。亦刈黍子。卽耕兩徧熟蓋下。糠麥至春鋤三徧止。

凡種小麥地。以五月內耕一徧。看乾溼轉之。耕三徧爲度。亦秋社後卽種。至春能鋤得兩徧最好。凡種麻地。須耕五六徧。倍蓋之。以夏至前十日下子。亦鋤兩徧。仍須用心細意抽拔。全稠鬧。細弱不堪留者。卽去卻。一切但依此法。除蟲災外。小小旱不至全損。何者。緣蓋磨數多故也。又鋤耨以時。諺曰。鋤頭三寸澤。此之謂也。堯湯旱澇之年。則不敢保。雖然。此乃常式。古人云。耕鋤不以水旱息功。必獲豐年之收。如去城郭近。務須多種瓜菜茄子等。且得供家有餘出賣。只如十畝之地。灼然良沃者。選得五畝。二畝半種蔥。二畝半種諸雜菜。似校平者種瓜蘿蔔。其菜每至春二月內。選良沃地二畝。熟種葵蒿苳。作畦栽蔓菁。收子。至五月六月拔諸菜先熟者。並須盛裹。亦收子訖。應空閑地種蔓菁蒿苳蘿蔔等。看稀稠鋤其科。至七月六日十四日。如有車牛盡割賣之。如自無車牛。輸與人。卽取地種秋菜。蔥。四月種蘿蔔及葵。六月種蔓菁。七月種芥。八月種瓜。二月種。如擬種瓜四畝。留四月種。並鋤十徧。蔓菁芥子並鋤兩徧。葵蘿蔔鋤三徧。蔥但培鋤四徧。白豆小豆一時種齊熟。且免摘角。但能依此方法。卽萬不失一。